

〈夜間散步〉

妳在失眠的夜間學會散步的技能。彼時妳賃居於大學附近的飲食街裡，周遭都是小吃店，住家樓下的店面被夾娃娃機佔滿，歡樂的音樂聲夜夜傳入妳的房間，安眠曲失格，睡意離心加速丟下妳。妳在無法成眠的夜晚進行一場又一場的夜間散步，希望雙腿的規律運動能逼出躲藏於身體某處的困倦。

短暫居住過的那一條街名為「育樂」，妳想那是藏詞，沒說的食衣住行都藏在街名底下。育樂街的地形起伏如沉睡的水獸背脊，眾商家在牠的背上沸鼎烹食、採購補貨，學子們踏著牠的脊骨張揚過街，用餐時間人聲喧嘩，妳的白日藏身於食物和人聲之間，待喧囂散去，妳才駝著夜行生物的習性出沒，在無人的街巷遊蕩如孤魂。

營業時段結束後，街頭餘下寂靜，清醒的店家很少，只剩深夜酒吧、麥當勞、夾娃娃機台、便利超商和兼賣消夜早餐的小店。妳在午夜無人的街道上漫步，聆聽夾娃娃機不知疲倦的樂聲，嗅聞店家打烊後扔棄廚餘的腐敗臭味，老鼠從妳眼前竄過，一旁的水溝蓋上有蟑螂屍體，貓躲在車底下看妳。妳徒步走長長的路到數個街口外的麥當勞，甚麼都沒買原路折返，再往反方向漫步到凌晨，清醒的夜間，妳的路程超出平日騎腳踏車所能抵達的距離。在那些日子裡，妳買過很多瓶凌晨三點的可樂。

妳暗暗設下邊界，以兩間位於不同大路上的麥當勞為折返點，走到了就要原路歸返，妳擔心走遠了就没體力再走回家。那時妳走的路是大路，白日車流喧囂，晚間近乎寂靜，路上沒有妳之外的行人。月亮高懸夜空，憫望日日失眠而被迫行走於水獸背上如蟲虫的妳，那時妳不知道自己的腳下有過一條溪。

妳曾在夜半時分被同樣失眠的系所工讀生緊急召回到系館關燈，隔日補眠時漏接系辦的電話和郵件，醒來後發現許多未接來電，回信時才得知臺南東區昨夜發生一起隨機持刀傷人案，地點似乎距離大學不遠，妳成為系辦人員擔心的可能受害者。他們說夜間單獨行動，瘦弱女孩如妳特別危險，直到那時妳才猛然發現，原來妳一直在做眾人眼中的危險之事，然而，比起在床上輾轉反側，在夜間散步時妳感到更加平靜，妳幾乎沒有意識到一個少女夜間單獨外出，行夜路漫漫的風險之大，或許妳在滿街巡夜時，身心深處都早已偏離了常軌。

因為他人的善意叮囑，妳的夜間散步被迫中斷，妳設法讓自己在正常的時間入眠。醫學系朋友打在訊息欄的建議如聖旨，妳一一接旨照做：吃香蕉當飯後水果、在睡前喝熱牛奶（如果懶得煮開水就到街上的飲料店買一杯安慰劑似的香蕉牛奶）、不碰 3C 產品、不喝含有咖啡因的飲品、做睡前瑜珈……妳什麼方法都試過了，依舊無法擺脫盯著天花板到天亮的宿命。

妳不得不承認自己有病，妳在朋友的陪同下看了身心科，取回安眠藥鎮定劑抗焦慮錠，服藥之後想像藥丸順著喉道下墜，落到胃裡融化、分解，進入血

管微血管抵達身體每個角落，等藥效發揮，讓每一寸筋骨皮肉生出睡意，腦部安息放鬆，妳落入白色的睡眠，過上日夜顛倒，時時昏睡的日子。

妳不再出去散步，應該說妳幾乎不外出了，就算離開房間，行動範圍大多限於那條水獸般的育樂街，購物、倒垃圾、到超商繳費……只有在少數的時刻妳會離開那條街，到另外一條路上的身心科診所取藥。在離開育樂街的雅房以前，妳時常覺得那隻水獸對妳下了咒，要妳在牠的背上長長久久地安眠。

妳在用藥的日子裡時常想起睡美人的故事，睡美人沉睡的意思是，沒有人知道該拿被詛咒的她怎麼辦，所以只好讓她陷落彷彿死去的睡眠之中，沒有生產力也不額外消費其他資源，趨於「零」那般地活著。妳不知道要怎麼讓自己擺脫鬱期，妳脫離憂鬱和睡美人甦醒一樣需要漫長時間，不同的是，妳沒有王子來拯救妳（妳亦不希望有），妳只有妳自己。

搬離育樂街的雅房，妳搬回大一時曾住過的學生宿舍，和學妹們同住，離開了水獸的咒，妳的用藥漸緩、漸少，病情逐漸好轉，不用再依賴藥物入眠，也不太惶惶度日、終日昏睡，一整個學期間只有期中期末考週才需要仰仗藥物，那於妳而言已是進步。日子的碎片落在地上，妳開始有能力逐一撿拾時間在手心裡。

那樣的日子裡妳答應了學長去拍影片，和認識的學長姊們在深夜穿梭臺南的巷弄、路口、地下道，妳是一名近似幽魂的角色，負責在巷子裡無聲行走，讓女主角追逐尋索。妳在狹小的巷中徘徊，四周是古老住宅與老屋翻新的文青小店，野貓無聲竄過，路燈明亮。妳抬眼看天，屋頂和鐵皮切割夜色，天空成一隻狹長的、靛色的眼，由上而下凝視妳。

夜間的巷中靜得吵雜，腳底的皮鞋「叩叩叩」地敲在磚地上，自成等戲空檔的節拍，一牆之隔傳出電視節目的聲音、家庭日常對話的聲音、鐵花窗中偶然對上的眼眸「刷」地睜開的聲音。因為同一個路段、同一段戲要從不同的鏡位取景（你們經費拮据，整個劇組只有一個攝影機），再加上偶發的干擾，導致每一小段路程都要反覆走上許多遍。妳好幾次來回一扇鏽綠的鐵窗前，窗後的老伯從自家走出，和藹的皺紋中匿著好奇。

「恁佇咧創啥？行來行去。」

「阮咧拍電影。」妳答。

「喔，拍電影。」老伯點了點頭，不帶惡意全然好奇地問，「啊拍出來甘有人看？」

「應該是無。」妳猜。

後來妳將這段話轉述給學姊聽，學姊大笑。

「哇靠！不要這樣說，太真實了。」她托腮眨眼，「不過妳說得對。」

影片繼續在拍，妳抬頭看向路燈，白熾燈光下有蛾有飛蚊。那齣戲多是夜景，妳們總在太陽下山後開工，零零散散大概花了兩、三周進行拍攝，平常時候拍至夜半收工，最遲的紀錄是拍到凌晨三點。妳仍記得那日凌晨三點的風景：灑水清潔車與送報車自你們疲倦的眼下溜過，地面上紅綠燈明滅，地面下

地下道燈火通明，天頂無星無月，行道樹墨綠色的葉片融在夜色裡，偶有風吹過帶起一小片夜晚隨之晃動，整個市區的道路剩下你們的劇組喪屍般地遊走、架鏡頭，等著導演壓低聲音，有氣無力地喊一聲「Action」。

那日妳回到宿舍，洗漱過後上床已是四點，但妳知道妳不是最慘的，出演女主角的那位學姊於前一日的下午三點上工，凌晨三點多收工，早上六點要兼職打工。妳躺在床上，難得沒有服藥，睡意便如浪潮襲來，妳朦朦朧朧地想起學姊的話。如果沒有人會看，我們拍到半夜是為了什麼呢？妳自問，我是為了什麼呢？

後來的完整影片，妳並不知道它去到哪裡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在鏡頭上到底看起來是什麼模樣。妳收了劇組發的打工費，然後暗自下定決心，以後接戲的時候要先問清楚工作強度，如果可能的話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妳的大學後兩年時常跟不同的劇組混在一起，妳到學校劇團插花、幫忙其他社團拍成果發表影片或寫短劇劇本，妳的交友圈和校內的表演分子多有重疊，平時不是在表演課程或工作坊中遇到，就是在課外時間發現彼此又參與了同一個製作。圈子就這麼大，轉來轉去都是同樣的人。

學校劇團每個學期都有期末製作，每個人的名字和職位像是在玩大風吹，上一齣戲負責導演的，下一齣戲換當演員；上一齣戲是做編劇的，下一齣戲成了前臺引導；上一齣戲做燈光設計，下一齣戲當票務兼行政……人人都是學生，人人都沒什麼經驗，換個職務累積經驗值，做戲用愛發電。

在那樣的圈子裡待著，妳隱隱約約知道，有些人在日後真的會以表演維生；有些人會成為劇場設計；有些人會嫻熟於各種導演方法；而有些人會如妳一般，在未來找一份正職工作，把藝文相關的種種留給閒暇。妳知道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本錢投入劇場、投入表演藝文產業。

另外一個與演戲相關的夜間散步經驗，是在夏季的期末製作中，妳被臨時抓去當前臺，妳本想拒絕，因為鬱症又在心間伺機而動，但妳生來就是不擅長拒絕別人的那一類人，仍是硬著頭皮答應，服了鎮定劑才出了宿舍。

演出當日到了現場和另一位前臺碰面，才知道那齣戲是一個移動式的環境劇場，觀眾隨著演員遊走，走育樂街的內面。妳裝做觀眾，跟著演員們走完全程當彩排，直到那時妳才知道，學校的飲食街在過去是一條名為德慶溪的河流分支。妳過去曾踩下的步伐都在走一條溪。

德慶溪古時是府城重要的水脈，蜿蜒流過市街後入臺江內海，在清代占地遼闊的吳園建成以前，園中的水塘曾是德慶溪的碼頭。時光荏苒，溪水乾枯，水位大幅下降，泰半的河道成街，鋪上柏油任車流往復，來往人們腳下踩踏的街巷在數百年前是河面、是沙洲。思及此，妳的腳底彷彿感受到了街面之下似有百年前的涓涓細流，流轉不為人知的時光。

演員帶著妳走育樂街的內面，與人聲吵雜、燈光明亮的表面不同，內面幽暗潮濕，需以手機打燈才得以看清前路，路途上蔓草叢生，蚊蟲擾人，勉強清出的小道路面上意外有隻死老鼠。夏日的濁氣悶濕壓在小路上，空氣像是停滯

的，環境不甚舒適，曲折路途卻處處藏有驚奇，令人眼睛為之發亮，心頭躍動，平時難以忍受的不適，忽然間，妳都能暫時忍耐了。

小路旁一側是商家後門，冷氣機噴出的熱氣薰在身上，另外一側是河堤，堤上蘚苔與石錯落，抬眼看河堤之上是臺南一中的校舍。你們走的地方正是古時河流經的河道，沿著河道前行，能見一小塊廢墟和一方經人打理過的小花園，穿過一道小門，景色豁然開朗不少，一條路筆直接向交通大路，路旁兩側是屋簷低矮的房子或高大的透天厝，一些乘涼的居民在家門前好奇地看你們這一些人。自你們穿過小門的瞬間，你們和居民便是彼此短暫的風景。

小門的左側是一間廟，廟前香爐焚香冉冉，懸在簷下的紅燈籠於夜中搖晃，右側則是一座窄小的階梯，順著上爬可以離開河道，進入民居基地。演員領著妳按照演出路線上了階梯，繞進一處迷宮般的巷弄裡，巷弄中有半拆的房屋、大片空地和住宅家屋，裸露的鋼筋懸在半空中，土牆掉了漆，牆上有孔洞，界線幾乎是不存在的，一個踏步就有可能闖進別人的家中。妳回想起曾在社群網站中看過的廢墟攝影，覺得此地是很好的攝影點。

大概是真的太像廢墟鬼宅了，所以場地布置時有人掛上了暖黃色的小燈泡，襯著稀星點點的夜色，柔柔地發散一種療癒的氣氛。

「妳放心，我們都有住在跟這裡的人講好，都打過招呼了。」領路的演員如此說道。

妳對此有幾分懷疑，但見此處居民無人抗議，便默認這番說詞。也許居民不介意，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因為這個夜晚而受到打擾。妳暗中這麼想。

妳被帶著轉了好幾個彎，暗中記下路線以便正式演出時從旁協助，出了巷弄，妳才驚覺自己以從育樂街頭走到了育樂街底，過去曾住過的雅房社區就在旁邊，妳回到熟悉的街頭，夾娃娃機台依舊響著歡樂的旋律，妳彷彿從幽境復返，再度沾染人間煙火氣。妳未曾想過一條街的內裡與外表會有如此大的差異。

兩個夜晚，四個場次，妳與另外一位前台夥伴分工，各自隨隊巡走兩次。夏日夜間的風吹來烹食的熱氣，潮濕黏膩的空氣覆於周身，汗珠自額前流下，五官感受不太舒服。妳和夥伴對視，無奈而疲憊地笑了笑，尚且能漫步而行的協力人員都顯得狼狽，何況是進行演出的主要演員們？一場演出下來，大家都筋疲力竭，妳不確定大家心中的想法如何，但無人抱怨卻是真的。

為什麼要勞心勞苦做戲呢？沒有什麼太冠冕堂皇的原因呀！只是因為喜歡。如此而已。

眾人收拾物什，一邊收拾一邊閒聊。期末製作之後便是畢業，許多劇團成員都要踏入社會、進研究所，各奔東西。妳逐一掃過那些熟悉的臉，想著他們都是水獸背脊上尋夢的旅人，他們身上沒有水獸的咒。

終場演出之後，妳回到宿舍休息，睡前服藥的時候，妳驀地想起自己從未見過黑色的安眠藥或鎮定劑，妳服用的所有抗憂鬱藥劑都是淺色系的，白色、粉色、水藍色……每一種都像小夜燈的顏色。最後一次去找心理師的時候，他

要妳做好準備，即便停藥，憂鬱症狀仍然會跟著妳，等待時機再度發作。妳短暫惶恐了一下，接著釋然，反正憂病要來，妳也無力阻止，只能潛心應對。

妳想，或許夜色是有實體的，妳在失眠的夜間散步中任由夜色浸染，在妳的身體內部伏居角落，等受眼淚澆灌，發脹延展形成永夜，需得依靠吞食小燈般的藥丸才得以驅散憂悒夜墨。那也無妨。是的，那也無妨。妳已經學會夜間散步的能力，當夜晚將至，無須焦慮，妳還可以慢慢散步、漫漫行路。